



今古奇觀

第十四



特別
^21
2747
14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通鼓角四更雞

時序秋冬又春夏

鏡中次第人顏老

若向其間尋穩便

日色高升月色低

舟車南北復東西

世上參差事不齊

一壺濁酒一餐羹

這八句詩乃吳中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唐名寅，字伯虎，聰明蓋地，學問包天，書畫音樂無有不通，詞賦詩文一揮立就，為人放浪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生於蘇郡，家住吳趨，做秀才時，曾效連珠體，做花月吟十餘首，句句中有花有月，如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花，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



昭和十年一月十二日 購末

花睡月明中等句為大稱頌本府太守曹鳳見之深愛其才
值宗師科考曹公以才名特薦鄒宗師姓方名誌鄆縣人最
不喜古文辭聞唐寅恃才豪放不修小節正要坐名黜治却
得曹公一力保救雖然免禍却不放他科舉直至臨場曹公
再三若求附一名於遺才之末是科遂中了解元伯虎會試
至京文名益著公卿皆折節下交以識面為榮有程詹事典
試頗開私徑賣題恐人議論欲訪一才名素著者為榜首壓
服眾心得唐寅甚喜許以會元伯虎性素坦率酒中便向人
誇說今年我定做會元了眾人已聞程詹事有私又忌伯虎
之才聞傳王司不公言官風聞動不聖旨不許程詹事閱卷
與唐寅俱下詔獄問革伯虎歸鄉絕意功名益放浪詩酒人

都稱為唐解元得唐解元詩文字畫片紙尺幅如獲重寶其
中惟畫尤其得意平日心中喜怒哀樂都寓之於丹青每一
畫出爭以重價購之有言志詩一絕為証

不鍊金丹不坐禪

不為商賈不耕田

閒來寫幅丹青賣

不使人間造業錢

却說蘇州六門葑盤胥閘婁齊那六門中只有閘門最盛乃
舟車輻輳之所真個是

翠袖三千樓上下

黃金百萬水東西

五更市販何曾絕

四遠方言總不齊

唐解元一日坐在閘門遊船之上就有許多斯文中人慕名
來拜出扇求其字畫解元畫了幾筆水墨寫了幾首絕句那

今古奇聞 卷三十三
聞風而至者其來愈多解元不耐煩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
來解元倚窓獨酌忽見有畫舫從傍搖過舫中珠翠奪目內
有一青衣小鬟眉目秀艷體態綽約舒頭船外注視解元掩
口而笑須臾船過解元神蕩魂搖問舟子可認得去的那隻
船麼舟人答言此船乃無錫華學士府眷也解元欲尾其後
急呼小艇不至心中如有所失正要教童子去覓船只見城
中一隻船兒搖將出來他也不管那船有載沒載把手相招
亂呼亂喊那船漸漸至近船中一人走出船頭叫聲伯虎你
要到何處去這般要緊解元打一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好友
王雅宜便道急要答拜一遠來朋友故此要緊兄的船往那
里去雅宜道弟同兩個舍親到茅山去進香數日方回解元

道我也要到茅山進香正沒有人同去如今只得要趁便了
雅宜道兄若要去快些回家收拾弟泊船在此相候解元道
就去罷了又回家做什麼雅宜道香燭之類也要備的解元
道到那里去買罷遂打發童子回去也不別這些求詩畫的
朋友徑跳過船來與船中朋友敘了禮連呼快些開船舟子
知是唐解元不敢怠慢卽以撐篙搖櫓行不多時望見這隻
畫舫就在前面解元分付船上隨著大船而行衆人不知其
故只得依他次日到了無錫見畫舫搖進城裏解元道到了
這里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
原到此處停泊明日早行我們到城裏畧走一走就來下船
舟子答應自去解元同雅宜三四人登岸進了城到那熱鬧

的所住撇了衆人獨自一個去尋那畫舫却又不認得路徑東行西走並不見些踪影走了一回穿出一條大街上來忽聽得呼喝之聲解元立住脚看時只見十來個僕人前引一乘煖轎自東而來女從如雲自古道有緣千里能相會那女從之中開門所見青衣小鬟正在其內解元心中歡喜遠遠相隨直到一座大門樓下女使出迎一擁而入詢之傍人說是華學士府適纔轎中乃夫人也解元得了實信問路出城恰好船上取了水纔到少頃王雅宜等也來了問解元那里去了叫我們尋得不耐煩解元道不知怎的一擠就擠散了又不認得路徑問了半日方能到此並不題起此事至夜半忽於夢中狂呼如魘魅之狀衆人皆驚喚醒問之解元道適

夢中見一金甲神人持金杵擊我責我進香不虔我叩頭哀乞願齋戒一月隻身至山謝罪天明汝等開船自去吾且暫回不得相陪矣雅宜等信以為真至天明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說是蘇州去的解元別了衆人跳上小船行不多時推說遺忘了東西還要轉去袖中摸幾文錢賞了舟子奮然登岸到一飯店辦下舊衣破帽將衣巾換訖如窮漢之狀走至華府典舖內以典錢為繇與主管相見單詞下氣問主管道小子姓康名宣吳縣人氏頗善書處一個小館為生近因拙妻亡故又失了館孤身無活欲投一大家充書辦之役未知府上用得否倘敢用時不敢忘恩因於袖中取出細楷數行與主管觀看主管看那字寫得甚是端楷可愛答道待我晚

間進府稟過老爺明日你來討回話是晚王官果然將字樣稟知學士學士看了誇道寫得好不是俗人之筆明日可喚來見我次早解元便到典中王官引進解元拜見了學士學士見其儀表不俗問過了姓名住居又問會讀書麼解元道曾考過幾遍童生不得進學經書還都記得學士問是何經解元雖習尚書其實五經俱通的曉得學士習周易就答應道易經學士大喜道我書房中寫帖的正缺可送公子處作伴讀問他要多少身價解元道身價不敢領只要求些衣服穿待後老爺中意賄賞一房好媳婦足矣學士更喜就叫王官於典中尋幾件隨身衣服與他換了改名華安送至書館見了公子公子叫華安抄寫文字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華

安私加改竄公子見他改得好大驚道你原來通文理幾時放下書本的華安道從來不曾曠學但爲貧所迫耳公子大喜將自己日課教他改削華安筆不停揮真有點鐵成金手段有時題義疑難華安就與公子講解若公子做不出時華安就通篇代筆先生見公子學問驟進向主人誇獎學士討近作看了搖頭道此非孺子所及若非抄寫必是倩人呼公子詰問其緣公子不敢隱瞞說道曾經華安改竄學士大驚喚華安到來出題面試華安不假思索援筆立就手捧所作呈上學士見其手腕如玉但左手有枝指閱其文詞意兼美字復精工愈加歡喜道你時藝如此想古作亦可觀也乃留內書房掌書記一應往來書札授之以意輒令代筆煩簡曲

當學士從未曾增減一字寵信日深賞賜比衆人加厚華安時買酒食與書房諸童子共享無不歡喜因而潛訪前所見青衣小鬟其名秋香乃夫人貼身伏侍一刻不離者計無所出乃因春暮賦黃鶯調以自嘆

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閉孤燈半垂孤衾半欹蕭蕭孤影汪汪淚憶歸期相思未了春夢遶天

注

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見壁間之詞知安所題甚加稱讚但以為壯年鯨處不無感傷初不意其有所屬意也適典中主管病故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月餘出納謹慎毫忽無私學士欲遂用為主管嫌其孤身無室難以重托乃與夫人商

議呼媒婆欲為娶婦華安將銀三兩送與媒婆央他稟知夫人說華安蒙老爺夫人提拔復為置室恩同天地但恐外而小家之女不習裏面規矩倘得於侍兒中擇一人見配此華安之願也媒婆依言稟知夫人夫人對學士說了學士道如此誠為兩便但華安初來時不領身價原指望一房好媳婦今日又做了府中得力之人倘然所配未中其意難保其無他志也不若與他到中堂將許多了鬟聽其自擇夫人點頭道是當晚夫人坐於中堂燈燭輝煌將了鬟二十餘人各盛節裝扮排列兩邊恰似一班仙女簇擁著王母娘娘在瑤池之上夫人傳命喚華安華安進了中堂拜見了夫人夫人道老爺說你小心得用欲賞你一房妻小這幾個粗婢中任你

自擇叫老姆姆携燭下去照他。一照華安就燭光之下看了。一回雖然儘有標傲的那青衣小鬟不在其內。華安立於傍邊。嘿然無語。夫人叫老姆姆你去問華安。那一個中你的意。就配與你華安。只不開言。夫人心中不樂。叫華安你好大眼孔。難道我這些了頭。就沒個中你意的。華安道。復夫人華安蒙夫人賜配。又許華安自擇。這是曠古隆恩。粉身難報。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還來不齊。既蒙恩典。願得盡觀。夫人笑道。你敢是疑我有吝嗇之意也。罷。房中那四個一齊喚出來。與他看看。滿他的心願。原來那四個是有執事的。叫做。

春媚

夏清

秋香

冬瑞

春媚掌首飾。脂粉。夏清掌香爐。茶寵。秋香掌四時衣服。冬瑞

掌酒果食品。管家老姆姆傳夫人之命。將四個喚出來。那四個不及更衣。隨身粧束。秋香依舊青衣。老姆姆引出中堂。站立夫人背後。堂中蠟炬光明如晝。華安早已看見了。昔日半姿宛然在目。還不會開口。那老姆姆知趣。先來問道。可看中了誰。華安心中明曉。得是秋香。不敢說破。只將手指道。若得穿青。這一位小娘子。足遂生平。夫人回顧。秋香微微而笑。叫華安且出去。華安回典舖中。一喜一懼。喜者機會甚好。懼者未曾上手。惟恐不成。偶見月明如晝。獨步徘徊。吟詩一首。

徒倚無聊夜臥遲

綠楊風靜鳥栖枝

難將心事和人說

說與青天明月知

次日夫人向學士說了。另收拾一所潔淨房室。其床帳家伙。

今古奇觀 卷三十三
無物不備又合家童僕奉承他是新主管擔東送西擺得一室之中錦片相似擇了吉日學士和夫人主婚華安與秋香中堂雙拜鼓樂引至新房合巹成婚男歡女悅自不必說夜半秋香向華安道與君頗面善何處會相會來華安道小娘子自去思想又過了幾日秋香忽問華安道向日閨門遊船中看見的可就是你華安笑道是也秋香道若然君非下賤之輩何故屈身於此華安道吾爲小娘子傍舟一笑不能忘情所以從權相就秋香道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競求書畫君一槩不理倚窓酌酒旁若無人安知君非凡品故一笑耳華安道女子家能於流俗中識名士誠紅拂緣綺之流也秋香道此後於南門街上似又會一次華安笑道好利害

眼睛果然果然秋香道你既非下流實是甚麼樣人可將真姓名告我華安道我乃蘇州唐解元也與你三生有緣得諧所願今夜既然說破不可久留欲與你圖諸老之策你肯隨我去否秋香道解元爲賤妾之故不惜辱千金之軀妾豈敢不惟命是從華安次日將典中帳目細細開了一本簿子又將房中衣服首飾及床帳器皿另開一帳又將各人所贈之物亦開一帳纖毫不取共是三宗帳目鎖在一個護書篋內其鑰匙卽掛在鎖上又於壁間題詩一首

擬向華陽洞裏遊

行緣端爲可人留

願隨紅拂同高蹈

敢向朱家惜下流

好事已成誰索笑

屈身今去尙含羞

主人若問真名姓

只在康宣兩字頭

是夜僱了一隻小船泊於河下、黃昏人靜、將房門封鎖、同秋香下船、連夜望蘇州去了。天曉家人見華安房門封鎖、奔告學士、學士叫打開看時、床帳什物一毫不動、護書內帳目開載明白、學士沉思莫測其故、抬頭一看、忽見壁上有詩八句、讀了一遍、想此人原名不是康宣、又不知甚麼意、故來府中住許多時、若是不良之人、財上又分毫不苟、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隨他逃走、如今兩口兒又不知逃在那里、我棄此一婢、亦有何難、只要明白了這樁事迹、便叫家童喚捕人來、出信賞錢、各處緝獲、康宣秋香、杳無影響、過了年餘、學士也放過一邊了。忽一日、學士到蘇州拜客、從閭門經過、家童看

見書坊中有一秀才坐而觀書、其貌酷似華安、左手亦有枝拍報、與學士知道、學士不信、分付此童再去、看個詳細、并訪其人名姓、家童覆身到書坊中、那秀才又和著一個同輩說、話剛下階頭、家童乖巧悄悄隨之、那兩個轉灣、同童子門下船去了、僕從相隨、共有四五人、背後察其形相、分明與華安無二、只是不敢、唐突家童、回轉書坊、問店主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店主道、是唐伯虎解元相公、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家童道、方纔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文相公、唐王道、那是祝枝山、也都是、一般名士、家童一一記了、回復了華學士、學士大驚、想道、久聞唐伯虎放達不羈、難道華安就是他、明日專往拜謁、便知是否、次日寫了名帖、特到

典趨坊拜唐解元解元慌忙出迎分賓而坐學士再三審視果肖華安及捧茶又見手白如玉左有枝指意欲問之難于開口茶罷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坐學士有疑未決亦不敢輕別遂同至書房見其擺設齊整嘖嘖歎美少停酒至賓主對酌多時學士開言道貴縣有個康宣其人讀書不遇甚通文理先生識其人否解元唯唯學士又道此人去歲曾備書於舍下改名華安先在小兒館中伴讀後在學生書房管書柬後又在小典中爲主管因他無室叫他於賤婢中自擇他擇得秋香成親數日後夫婦俱逃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竟不知其何故學生曾差人到貴處察訪並無其人先生可畧知風聲麼解元又唯唯學士見他不明不白只是胡答應

忍耐不住只得又說道此人形容頗肖先主模樣左手亦有枝拍不知何故解元又唯唯少頃解元暫起身入內學士翻看卓上書籍見書內有紙一幅題詩八句讀之卽壁上之詩也解元出來學士出詩問道這八句詩乃華安所作此字亦華安之筆如何有在尊處必有緣故願先生一言以決學生之疑解元道容少停奉告學士心中愈悶道先生見教過了學生還坐不然卽告辭矣解元道稟復不難求老先生再用幾杯薄酒學士又喫了數杯解元巨觥奉勸學士已半酣道酒已過分不能領矣學士倦倦請教止欲剖胸中之疑並無他念解元道請用一筋粗飯飯後獻茶看看天晚童子點燭到來學士愈疑只得起身告辭解元道請老先生暫那貴步

當決所疑命童子秉燭前引解元陪學士隨後共入後堂堂中燈火煌煌裏面傳呼新娘來只見兩個了鬟伏侍一位小娘子輕移蓮步而出珠珞重遮不露嬌容學士惶悚退避解元一把扯住衣袖道此小妾也通家長者合當拜見不必避嫌了鬟鋪氈小娘子向上便拜學士還禮不迭解元將學士拖住不要他還禮拜了四拜學士只還得兩個揖甚不過意拜罷解元携小娘子近學士之旁帶笑問道老先生請認一認方纔說學生頗似華安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學士熟視大笑慌忙作揖連稱得罪解元道還該是學生告罪二人再至書房解元命重整杯盤洗盞更酌酒中學士復叩其詳解元將開同舟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各各撫掌大笑學士道

今日即不敢以記室相待少不得行子婿之禮解元道若要甥舅相行恐又費丈人粧奩耳二人復大笑是夜盡歡而別學士回到舟中將袖中詩句置於桌上反覆玩味首聯道擬向華陽洞裏遊是說有茅山進香之行子行踪端爲可人留分明爲中途遇了秋香擔閣住了第二聯願隨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他屈身投靠便有相挈而逃之意第三聯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去尙含羞這兩句明白末聯主人若問真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康字與唐字頭一般宣字與寅字頭無二是影著唐寅二字我自不能推詳耳他此舉雖是情癡然封還衣飾一無所取乃禮義之人不任名士風流也學士回家將這段新聞向夫人說了夫人亦駭然于是厚

具粧奩約值千金差當家老姆姆押送唐解元家從此兩家
遂為親戚往來不絕至今吳中把此事傳作風流話柄有唐

解元焚香默坐歌自述一生心事最做得好歌曰

焚香默坐自省已

口裏喃喃想心裏

心中有甚害人謀

口中有甚欺心語

為人能把口應心

孝弟忠信從此始

其餘小德或出入

焉能磨泯吾行止

頭插花枝手把杯

聽罷歌童看舞女

食色性也古人言

今人乃以為之恥

及至心中與口中

多少欺人沒天理

陰為不善陽掩之

則何益矣徒勞耳

請坐且聽吾語汝

凡人有生必有死

死見閻君面不慚

纔是堂堂好男子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莠里橋邊薛校書

批把窻下閉門居

掃眉才子知多少

管領春風總不如

這四句詩乃唐人贈蜀中妓女薛濤之作。這箇薛濤乃女中之才子。南康王韋臯做西川節度使時曾表奏他做軍中校書。故人多稱為薛校書。所往來的是高千里。元微之。杜牧之。一班兒名流。又將浣花溪水造成小箋。名曰薛濤箋。詞人墨客得了此箋。猶如拱璧。真正名重一時。芳流百世。國朝洪武年間有廣東廣州府人田洙字孟沂。隨父田百祿到成都。赴教官之任。那孟沂生得風流標致。又兼才學過人。書畫琴

棋之類無不通曉學中諸生日與嬉遊愛同骨肉過了一年首祿要遣他回去孟沂的母親心里又不得他去又且寒官冷署盤費難處百祿與學中幾箇秀才商量要在地方上尋一箇館與兒子坐坐一來可以早晚讀書二來得些館資可爲歸計這些秀才巴不得留在他訪得附郭一箇大姓張氏要請一館賓衆人遂將孟沂力薦于張氏張氏送了館約約定明年正月元宵後到館至期學中許多有名的少年朋友一同送孟沂到張家來連百祿也自送去張家主人曾爲運使家道饒裕見得老廣文帶了許多時筆到家甚爲歡喜開筵相待酒罷各散孟沂就在館中宿歇到了二月花朝日孟沂要歸省父母主人送他節儀二兩孟沂藏在袖里便了步行回去偶然一個去處望見桃花盛開一路走去看竟甚幽僻孟沂心里喜歡佇立少頃觀觀景緻忽見桃林中一個美人掩映花下孟沂曉得是良人家不敢顧盼徑自走過未免帶些賣俏身子拖下袖來袖中之銀不覺落地美人看見便叫隨侍的丫鬟拾將起來送還孟沂孟沂笑受致謝而別明日孟沂有意打那邊經過只見美人與丫鬟仍立在門首孟沂望着門前走去丫鬟指道昨日遺金的郎君來了美人畧畧斂身避入門內孟沂見了丫鬟敘述道昨日多蒙娘子美情拾還遺金今日特來造謝美人聽得叫丫鬟請入內廳相見孟沂喜出望外急整衣冠望門內而進美人早已迎着至廳上相見禮畢美人先開口道郎君莫非是張運使宅上西

行回去偶然一個去處望見桃花盛開一路走去看竟甚幽僻孟沂心里喜歡佇立少頃觀觀景緻忽見桃林中一個美人掩映花下孟沂曉得是良人家不敢顧盼徑自走過未免帶些賣俏身子拖下袖來袖中之銀不覺落地美人看見便叫隨侍的丫鬟拾將起來送還孟沂孟沂笑受致謝而別明日孟沂有意打那邊經過只見美人與丫鬟仍立在門首孟沂望着門前走去丫鬟指道昨日遺金的郎君來了美人畧畧斂身避入門內孟沂見了丫鬟敘述道昨日多蒙娘子美情拾還遺金今日特來造謝美人聽得叫丫鬟請入內廳相見孟沂喜出望外急整衣冠望門內而進美人早已迎着至廳上相見禮畢美人先開口道郎君莫非是張運使宅上西

賓麼孟沂道、然也。昨日因館中回家，道經于此，遇遺少物，得遇夫人盛情，命尊姬拾還，實爲感激。美人道：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卽我西賓，還金小事，何足爲謝。孟沂道：欲問夫人高門姓氏，與敝東何親？美人道：寒家姓平，成都舊族也。妾乃文孝坊薛氏女，嫁與平氏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于此。與郎君賢東，乃鄉隣姻婭，郎君卽是通家了。孟沂見說是孀居，不敢久留，兩杯茶罷，起身告退。美人道：郎君便在寒舍，過了晚去。若賢東曉得郎君到此，妾不能久留，欸待覺得不趣了，卽分付快辦酒饌，不多時設着兩席，與孟沂相對而坐。坐中殷勤勸酬笑語之間，美人多帶些謔浪話頭。孟氏認道：是張氏至親，雖然，心里技癢難熬，還拘拘束束，不敢十分放肆。美人

道：聞得郎君，個儻俊才，何乃作儒生酸態？妾雖不敏，頗解吟咏。今遇知音，不敢愛醜，當口卽君賞鑒文墨，唱和詞章，卽君不以爲鄙，妾之幸也。遂叫丫鬟取出唐賢遺墨，與孟沂看。孟沂從頭閱閱，多是唐人真蹟，手翰詩詞，惟元稹杜牧高駢的最多，墨蹟如新。孟沂愛翫，不忍釋手，道：此稀世之寶也。夫人清種此類，真是千古韻人了。美人謙謝，兩人談話有味，不覺夜已二鼓。孟沂辭酒不飲，美人延入寢室，自薦枕席，道：妾獨處已久，今見郎君高雅，不能無情，願得奉陪。孟沂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二人解衣就枕，魚水歡情，極其繾綣，枕邊切切叮嚀，道：慎勿輕言，若賢東知道彼此名節，喪盡了。次日將一個卧獅玉鎮紙，贈與孟沂，送至門外，道：無事就來走走，勿學

薄倖人孟沂道這个何勞分付孟沂到館哄主人道老母想念必要小生歸家宿歇小生不敢違命留此從今早來館中晚歸家裏便了主人信以為實道任從尊便自此孟沂在張家只推家裏去宿家裏又說在館中宿竟夜夜到美人處宿了整有半年並沒一个人知道孟沂與美人賞花翫月酌酒吟詩曲盡人間之樂兩人每每你唱我和做成聯句如落花二十四韻月夜五十韻鬪巧爭妍真成敵手詩句太多恐看官每厭聽不能盡述只將他兩人四時廻文詩表白一遍美人詩道

花朶幾枝柔傍砌
霞明半嶺西斜日

柳絲千縷細搖風
月上孤村一樹松

涼回翠簾冰人冷

齒沁清泉夏月寒

香篆裊風清縷縷

紙窗明月白團團

蘆雪覆汀秋水白

柳風凋樹晚山蒼

孤幃客夢驚空館

獨雁征書寄遠鄉

天凍雨寒朝閉戶

雪飛風冷夜關城

鮮紅炭火圍爐煖

淺碧茶甌注茗清

這个詩怎麼叫做廻文因是順讀完了倒讀轉去皆可通得最難得這樣渾成非是高手不能美人一揮而就孟沂也和他四首道

芳樹吐花紅過雨
黃添曉色青舒柳

入簾飛絮白驚風
粉落晴香雪覆松

瓜浮甕水涼消暑

藕疊盤冰翠嚼寒

夏

斜石近堦穿筍密

小池舒葉出荷團

殘石絢紅霜葉出

薄烟寒樹晚林蒼

秋

鸞書寄恨羞封淚

蝶夢驚愁怕念鄉

風捲雪蓬寒罷釣

月揮霜折冷敲城

冬

濃香酒泛霞杯滿

淡影梅橫紙帳清

孟沂和罷美人甚喜，真是才子佳人，情味相投，樂不可言。那
是好物不堅牢，自有散場時節。一日張運使偶過學中，對老
廣文田百祿說道：「令郎每夜歸家，不勝奔走之勞，何不仍留
寒舍住宿，豈不為便？」百祿道：「自開館後，一向只在公家止，因
老妻前日有疾，曾留得數日，這幾時並不曾來家宿歇，怎麼

如此說，張運使曉得內中必有蹊蹺，恐碍着孟沂，不敢進言
而別。是晚孟沂告歸，張運使不說破他，只教館僕尾着他去。
到得半路，忽然不見，館僕趕去追尋，竟無下落。回來對家主
說了，運使道：「他少年放逸，必然花柳人家去了。」館僕道：「這條
路上何曾有甚麼妓館？」運使道：「你還到他衙中間問問看。」館僕
道：「天色晚了，怕闖了城門出來不得。」運使道：「就在他家宿了，
明日早晨來回，我不妨。」到了天明，館僕回話說：「是不曾回衙，
運使道：「這等那里去了？」正疑怪間，孟沂恰到，運使問道：「先生
昨宵宿于何處？」孟沂道：「家間。」運使道：「豈有此理？學生昨日叫
人限道先生回去，因半路上不見了先生，小僕直到學中去
問先生，不曾到宅，怎如此說？」孟沂道：「半路上遇到一個朋友

去講話直到天黑回家故此盛僕來時問不着館僕道小人昨夜宿在相公家了方纔回來的田老爺見說了甚是驚慌要自來尋問相公如何還說着在家的話孟沂支吾不來顏色盡變運使道先生若有別故當以實說孟沂曉得遮掩不過只得把遇着平家薛氏的話說了一遍道此乃令親相留非小生敢作此無行之事運使道我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地方况親中也無平姓者必是鬼祟今後先生自愛不可去了孟沂口裏應承心裏那里信他傍晚又到美人家裏備對美人說形跡已露之意美人道我已先知道了郎君不必怨悔亦是實數盡了遂與孟沂痛飲極盡歡情到了天明哭對孟沂道此唐

物也郎君慎藏在身以爲記念揮淚而別那邊張運使料先生晚間必去叫人看着果不在館運使道先生這事必要做出來這是我們做主人的干係不可不對他父親說知遂步至學中把孟沂之事備細說與百祿知道百祿大怒遂叫了學中一箇門子同着張家館僕到館中喚孟沂回來孟沂方別了美人回到張家想念道他說永別之言只怕風聲敗露矣我便耐守幾時再去走動或者還可相會正躊躇間父命已至只得跟着回去百祿一見喝道你書到不讀夜夜在那里遊蕩孟沂看見張運使一同在家了便無言可對百祿見他不說就拿起一條拄杖臂頭打去道還不實告孟沂無奈只得把相遇之事及錄成聯句一本與所送鎮紙筆管二物

多將出來道如此佳人不動心不必罪兄了百祿取來逐件一看看那玉色是百年出上之物管上有篆字刻渤海高氏清玩六個字又揭開詩來從頭細閱不覺心服對張運使道物既稀奇詩又俊逸豈尋常之怪我每可同了不肖子親到那地方去查一查踪跡看二人遂同出城來將近桃林孟沂道此間是了進前一看孟沂驚道怎生屋宇俱無了百祿與運使齊擡頭一看只見水碧山青桃林茂盛荆棘之中有墳紮然張運使點頭道是了是了此地相傳是唐妓薛濤之墓後人因鄭谷詩有小桃花迷薛濤墳之句所以種桃百株為春時游賞之所賢郎所遇必是薛濤也百祿道怎見得張運使道他說所嫁是平氏子康分明是平康巷了又說文

孝坊城中並無此坊文孝乃是教坊了平康巷教坊乃是唐時妓女所居今云薛氏不是薛濤是誰且筆上有高氏字乃是西川節度使高駢在蜀時濤最蒙寵待二物是其所賜無疑濤死已久其精靈猶如此此事不必窮究了百祿曉得運使之言甚確恐怕兒子還要着迷打發他回歸廣東後來孟沂中了進士常對人說便將二玉物為證雖然想念再不相遇了至今傳有田洙遇薛濤故事小子為何說這一段鬼話只因蜀中女子從來號稱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所以薛濤一箇妓女生前詩名不減當時詞客死後猶且詩興勃然這也是山川的秀氣唐人詩有云

錦江膩骨蛾眉秀

幻出文君與薛濤

誠為千古佳話至于黃崇嘏女扮為男做了相府椽屬今世傳有女狀元本也是蜀中故事可見蜀女多才自古為然至今兩川風俗女人自小從師上學與男人一般讀書還有考試進庠做青衿弟子若在別處豈非大段奇事而今說這一家子的事委曲奇咤最是好聽

從來女子守閨房

幾見裙釵入學堂

文武習成男子業

婚姻也只自商量

話說四川成都府綿竹縣有一箇武官姓聞名確乃是衛中世襲指揮因中過武舉兩榜累官至參將就鎮守彼處地方家中富厚賦性豪奢夫人已故房中有一班姬妾多會吹彈

歌舞有一子也是妾生未滿三周有一箇女兒年十七歲名蜚娥丰姿絕世却是將門將種自小習得一身武藝他最善騎射真能百步穿楊模樣雖是娉婷志氣賽過男子他起初因見父親是武出身受那外人指目只說是箇武弁人家必須得箇子弟在鬻門中出入方能結交斯文士夫不受人的欺侮怎奈兄弟尚小等他長大不得所以一向粧做男子到學堂讀書外邊走動只有箇少年學生到了家中內房方還女扮如此數年果然學得滿腹文章博通經史遇着宗師到來他就改名勝傑表字俊卿取勝過豪傑男人之意一般隨行逐隊去考童生且喜文星照命縣府道高高前列做了秀才他男扮久了人多認做聞參將的小舍人一進了學多來

賀喜府縣迎送到家參將也只是將錯就錯歡喜開宴因武
官人家秀才是極難得的從此參將與官府往來添了箇幫
手有好些氣色那內外大小却像忘記他是女兒一般的比
事盡要蜚娥支持他同學有兩箇好友一箇姓魏名造字撰
之一箇姓杜名億字子中兩人多是出羣才學英銳少年與
聞俊卿意氣相投學業相長況且年紀差不多魏撰之方年
十九長俊卿兩歲杜子中却與俊卿同年只小得兩箇月三
人就如親生弟兄一般極是契厚同往學中一箇齋舍裡讀
書一人無心只認做同窗好友聞俊卿却有意要在二人之
中揀一箇嫁他將二人比並起來又覺得杜子中是同庚生
凡事彷彿模樣也是他標緻些更為中意比魏撰之分外說

得投机杜子中見俊卿意思又好丰姿又妙常對也道我與
兄兩人可惜多做了男子我若為女必當嫁兄元必兄若為女我
必當娶兄元必魏撰之聽得便取笑道而今世界盛行男色元必久已
顛倒陰陽那見得兩男便嫁娶不得聞俊卿正色道我輩俱
是孔門弟子以文藝相知彼此愛重若想着淫昵把而日放
存何處况堂堂男子肯效頑童所為乎該罰魏兄東道偶是
魏撰之道適纔聽得子中愛慕俊卿恨不得身為女子故爾
取笑若俊卿不愛此道子中也就變不及身子了杜子中道
我原是兩下的說話今只說得一半把我說得失便宜了魏
撰之道三人之中誰叫你獨小自然該喫些虧大家笑了一
回俊卿歸家來脫了男服還是箇女身暗想道我久與男人

做伴已是不宜，豈可他日舍此同學之人，另尋配纔不成，畢竟止在二人之內了。雖然杜生更覺可喜，魏兒也自不凡。不知後來還是那箇結果好。姻緣還在那箇身上，好生委決不下。他家中一箇小樓，可以四望，心中有事，趁步登樓，見一隻烏鴉在樓窗前飛過，却向百步外一株高樹上停翅踏枝，對着樓窓呀呀的叫。俊卿認得這株樹，乃是學中齋前之樹。心裡道：「耐這業畜，叫得可厭，且教他喫我一箭，則箇隨下樓到臥房中取了弓箭，跑上樓來。那烏鴉還在那里，狠叫俊卿道：「我借這業畜卜我一件心事，則箇扯開弓，搭上箭，口裡輕輕道：「不要悞我。」的一響，箭到處，那邊烏鴉墜地。這邊望見中箭急急下樓，仍舊改了男裝，往學中看那枝箭的下落。且說杜子中在齋前閒步，聽得鴉鳴，正急，忽然撲的一響，掉下地來。走去看時，鴉頭上中了一箭，貫睛而死。子中拔出箭來，道：「誰有此神手，恰恰貫着他頭腦，仔細看那箭幹上有兩行細字道：

天不虛發

發必應弦

子中念罷，笑道：「那人好誇口。」魏撰之聽得，急出來叫道：「拿與我看。」在杜子中手裡接了過去，正同看時，忽然子中家裡有人來尋子中，掉着箭自去了。魏撰之細看時，入箇字下邊還有「蜚娥記三小字」，想道：「蜚娥乃女子之號，難道女子中有此妙手，這也咤異。」適纔子中不看見這三箇字，若見時，必然還要稱奇了。沉吟間，早有聞俊卿走將來，看見魏撰之，捻着這

枝箭立在那里，忙問道：「這枝箭是只拾了麼？」撰之道：「箭自何來的？兄却如此盤問？」俊卿道：「箭上有字的麼？」撰之道：「因為有字，在此念想。」俊卿道：「念想些甚麼？」撰之道：「有『菘娥』記三字，『菘娥』必是女人，故此想着。難道有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俊卿假言道：「不敢欺兄。」菘娥卽是家姊，撰之道：「令姊有如此巧藝，曾許聘那家了？」俊卿道：「尚未撰之道：「模樣如何？」俊卿道：「與小弟有些厮像。」撰之道：「這等必是極美的了。」俗語道：「未看老婆，先看阿舅。」小弟還未有室，吾兄與小弟做箇撮合山，何如？」俊卿道：「家下事多，是小弟作主。」老父面前，只消小弟一言，無有不依，只未知家姊心下如何？」撰之道：「令姊處也仗吾兄幫襯。」撰家之雅料，無推拒。俊卿道：「小弟謹記在心。」撰之喜道：「得兄應承，便十有八九了。」誰想如緣，却在此枝箭上。小弟謹當寶此，以爲後驗。便把那枝箭藏於書廂中，又取出羊脂玉闌粧一箇，遞與俊卿道：「以此奉令姊權答此箭，作箇信物。」俊卿接來，束在腰間，撰之道：「小弟聊謔，但言道意於令姊，何如？」俊卿道：「願聞撰之吟道。」

聞得羅敷未有夫。

支機肯與問津無。

他年得射如皋雉。

珍重今朝金僕姑。

俊卿笑道：「詩意最妙，只是兄貌不陋，似太謙了。」些撰之笑道：「小弟雖非賈大夫之醜，若與令姊相竝，定是及不及？」俊卿含笑而別。從此撰之胸中癡癡，裡想着：「聞俊卿有箇阿姊，貌美技精，要得爲妻，有了這箇念頭，並不與杜子中說知，因為箭是。」

他所拾恐怕說明這段緣由起子中爭娶之念故此半字不題誰想這枝箭元有來歷俊卿學射時節便懷着擇配之心竹幹上刻那兩句固是誇着發矢必中也暗藏箇應弦的啞謎他射那烏鴉之時明知在書齋樹上射去這枝箭心裡暗卜一封看他兩人那箇先拾得者卽是百年姻眷爲此急急來尋下落不知是杜子中先拾着後來掉在魏撰之手裡俊卿只見在魏撰之處以爲姻緣有定故假意說是姊姊其實多暗隱着自己的意思魏撰之不知其故憑他搗鬼只道的真有箇姊姊俊卿却又錯認魏撰之乃天定良緣已是心口相許但爲杜子中十分相愛好些拋撇不下嘆口氣道一馬跨不得雙鞍我又違不得天意他日別尋件事端補其夙昔

美情明日來對魏撰之道老父與家姊面前小弟十分攬撥已百允意玉闌粧也留在家姊處了老父的意思要等秋試過待兄高捷方議此事魏撰之道就遲到今冬也無妨只是一言既定再無翻變纔好俊卿道有小弟在誰翻變得魏撰之不勝之喜連忙作揖道多謝吾兄主盟異日當圖厚報話休煩絮時值秋闈魏撰之與杜子中聞俊卿多考在優等起送鄉試兩人拉俊卿同去俊卿與父叅將計較道女孩兒家只好瞞着人暫時做秀才要子若當真去鄉試一下子中了舉人後邊露出真情來就要關着奏請干係事體弄大了不好收場決使不得遂托病不行魏杜兩生只得撇了自去赴試揭曉之日兩生多得中了聞俊卿見兩家報捷也自歡喜

今古奇聞 卷三十四
打點等魏撰之到家時方把求親之話與父親說知不想安
綿兵備道與聞參將不合時值軍令考察開下若干欵數遞
箇揭帖到按院處誣他冒用國課妄報功績侵尅軍糧累贖
巨萬按院叅上一本奉聖旨着本處撫院提問此報一至聞
家合門慌做了一團也就有許多衙門人尋出事端來纏擾
還虧得聞俊卿是箇出名的秀才衆人不敢十分囉唆過不
多時兵道有行牌到府說奉旨犯人不宜疎縱把聞參將收
拾在府獄中去了聞俊卿自把生員出名去遞投訴就求保
候父親太守准了訴詞不肯召保俊卿央着同窓兩個新中
舉人去見太守太守說碍上司分付做不得情三人袖手無
計此時魏撰之自揣道他家患難之際料說不得求親的間

話只好不提起且一面去會試再處兩人臨行之時又與俊
卿作別撰之道我們三人同心之友我兩人喜得僥倖方恨
俊卿因病蹉跎不得回登不想又遭此家難而今我們匆匆
進京心下如割却是事出無奈多致意尊翁且自安心聽問
我們若少得進步必當出力相助來自此窰子中道此間官
官相護做定圈套陷人聞兄只在家營救未必有益我兩人
進去倘得好處聞兄不若竟到京來商量與尊翁尋箇門路
還是那邊上流頭好辨自窰柱我輩也好相機助力切記切
記撰之又私自可囑道令姊之事萬萬留心不論得意不得
意此番回來必求事諧了俊卿道鬧粧現在料不使兄失望
使了三人灑淚而別聞俊卿自兩人去後一發沒有商量可

救父親虧得官無三日急到有七日寬無非奏些銀子上下分派使用得停當獄中的也不受苦官府也不來急急要問去在半邊做一件未結公案叅將與女兒計較道這邊的言司既未問理我們正好做手脚我意要修下一箇辦本做成一箇備細揭帖到京中訴冤只沒箇能幹的人去得心下躊躇未定聞俊卿道這事須得孩兒自去前日魏杜兩兄臨別時也教孩兒進京去可以相機行事但得兩兄有一人得第也就好做靠傍了叅將道幸得你是箇女中丈夫若親自到京畢竟停當只是萬里程途路上恐怕不便俊卿道自古多稱緹紫救父以爲美談他也是箇女子況且孩兒男装已久游庠已過一向算在丈夫之列有甚去不得雖是路途遙

遙孩兒弓矢可以防身倘有人盤問憑着胸中見識也支持得過不足爲慮只是單帶着男人隨去便行好此不便孩兒想得箇道理家丁聞龍夫妻本是苗種多善弓馬孩兒把他妻子也扮做男人帶着他兩箇連孩兒共是三人同走既有婦女伏侍又有男僕跟隨可以放心一值到京了叅將道既然算計得停當事不宜遲快打點動身便了俊卿依命一面去收拾聽得街上報進士說魏杜兩人多中了俊卿不勝之喜來對父親說道有他兩人在京做主此去一發不難做事就擇定一日作急起身在學中動一紙游學呈詞批箇文書執照帶在身邊路經省下再察聽一察聽上司的聲口消息你道聞小姐怎生打扮

飄飄巾幘覆着兩鬢青絲窄窄靴鞋套着一雙玉筍上馬
衣裁成短後蠻獅帶粧就偏垂囊一張玉靶弓想開時倚
臂扭腰多體態插幾枝雁翎箭看放處猿啼鵬落逞高強
爭羨道能文善武的小郎君怎知是女扮男粧的喬秀士
一路來到了成都府中聞龍先去尋下一所潔靜飯店那間
俊卿後到歇下行李叫聞龍妻子取出帶束的山菜幾件裝
在碟內向店中取了一壺酒斟着慢飲又道無巧不成話那
坐的所在與隔壁人家窗口相對只隔得一箇小天井正飲
之間只見那邊窓裡一箇女子掩着半窓對着聞俊卿不轉
眼的看及至聞俊卿擡起眼來那邊又閃了進去遮遮掩掩
只不夫開忽地打箇照面乃是箇絕色佳人聞俊卿想道原

冬世間有這樣美貌女子看官你道此時若是箇男人必然
動了心就想粧些風流家數兩下眉頭眼角弄出無限情景
來了只因聞俊卿自己也是箇女身那里放在心上一面取
飯來喫了且自去衙門前打幹正事到得去了半日傍晚回
店剛坐得下隔壁聽見這里有人聲那女子又在窓邊來瞧
看俊卿私下自笑道看我做甚豈知我與你是一般樣的正
嗟嘆間只見門外一箇老姥走將進來手中拿着一箇小榼
兒見了俊卿放下榼子道箇萬福對俊卿道隔壁景家小娘
子見舍人獨酌送兩件菓子與舍人當茶俊卿開看乃是南
充黃柑順慶紫梨各十來枚俊卿道卜上偶經於此且與女子
非戚非親如何承此美意老姥道小娘子說來此間來萬去

原來小娘子

千的人不會見有舍人這等丰標必定是貴家出身及至問人說是叅府中小舍人小娘子說這俗店無物可口叫老媳婦送此二物來解渴俊卿道小娘子何等人家却居此間壁老姥道這小娘子是井研景少卿的小姐只因父母雙亡他依着外婆家住他家裏自有萬金家事只爲尋不出中意的丈夫所以還未嫁人外公是此間富員外這城中極興的客店多是他家的房子何止有十來處進益甚好只有這里幽靜些却同家小每住在間壁他也不收主張把外甥許人恐怕錯了對頭後來怨恨常對小娘子道憑你自家看得中意的實對我說我就主婚這箇小娘子也古怪自來會揀相人物再不會說那一箇好方纔見了舍人便十分稱贊故是與

舍人是夙世姻緣天遣到此成就俊卿不好答應微微笑道小生那有此福老姥道好說好說老媳婦且去看俊卿這致意小娘子多承佳惠客中無可奉答但有心感盛情老姥去了俊卿自想一想不覺失笑道這小娘子看上了我却枉費春心吟詩一首聊寄其意詩云

爲念相如渴不禁

交梨印橘出芳林

却慙未是求凰客

寂寞囊中綠綺琴

次日早起老姥又來手中將着四枚剝淨的熟雞子做一碗盛着同了一小壺好茶送到俊卿面前道舍人請點心俊卿道多謝媽媽盛情老姥道這是景小娘子昨夜分付了老身支持來的俊卿道又是小娘子美情小生如何消受有一詩

奉謝煩媽媽與我帶去俊卿就把昨夜之詩寫在一幅桃花箋上封好付與媽媽詩中分明是推却之意媽媽拿去就與景小姐看了景小姐一心喜愛俊卿見他以相如自比反認做有意于文君後邊二句不過是謙讓的說話遂也回他一首和其末韻詩云

宋玉墻東思不禁

願爲比翼止同林

知音已有新裁句

何用重挑焦尾琴

冷罷也寫在烏絲繭紙上叫老姥送將去俊卿看罷笑道元來小姐如此高才難得難得俊卿見他來纏得緊生一箇計較對老姥道多謝小姐美意小生不是無情怎奈小生已聘有室不敢欺心妄想土覆小姐這段姻緣種在來世罷了老

姥道既然舍人已有親事老身去回覆了小娘子省得他牽腸望肚空想壞了老姥去後俊卿自出門去打點衙門事體央求寬緩日期諸色停當到了天晚纔回下處是夜無詞來日天早這老姥又走將來笑道舍人小小年紀到會掉謊花一般的娘子滾到身邊推着不要昨日回了小娘子小娘子叫我問一問兩位管家多說道舍人並不會聘過娘子小娘子喜之不勝已對員外說道少刻員外自來奉拜說親好不要成事了俊卿聽罷呆了半晌道這冤家帳那里說起只索收拾行李起來趁早去了罷分付聞籠與店家會了鈔急待起身只見店家走進來報道主人富員外相拜聞相公說罷一箇七十多歲的老人家笑嘻嘻進來堂中望見了聞俊

卿先自歡喜問道這位小相公想就是聞舍人了麼老姥還在店內也眼將來說道正是這位富員外把手一拱道請過來相見聞俊卿見過了禮整了客座坐下富員外道老漢無事不敢冒叩新客老漢有一外甥乃是景少卿之女未曾許着人家舍甥立願不肯輕配凡流老漢不敢擅做主張憑他意中自擇昨日對老漢說有箇聞舍人下在本店丰標不凡願薪簞箒所以耍老漢自來奉拜說此親事老漢今見足下果然俊雅非常舍甥也有幾分姿容況且粗通文墨實是一對佳偶足下不可錯過聞俊卿道不敢欺老丈小生過蒙令甥謬愛豈敢自外一來令甥是公卿閥閱小生是武弁門風只怕攀高不着二來我父在難中小生正要入京辨冤此事

既不會告過又不好爲此擔閣所以應承不得員外道古人是簪纓世胄況又是賢官名士指日飛騰豈分甚麼文武門楣若爲令尊之事慌速入京何不把親事議定了待歸時稟知令尊方可完娶既安了舍甥之心又不悞了足下之事有何不可聞俊卿無計推托心下想道他家不曉得我的心病如此相逼却又不肯十分過却打破心事我想魏撰之有竹箭之緣不必說了還有杜子中更加相厚到不得不閃下了他一向有箇主意要想骨肉女伴中別尋一段姻緣以見我之情而今既有此事不若權且應承定下此女他日作成了杜子中豈不爲妙那時曉得我是女身須怪不得我說來萬一杜子中也不成那時也好開交了不像而今得手算計定

了。就對員外說：「既承老丈與令甥如此高情，小生豈敢不受。人提挈，只得留下一件信物在此，爲定待小生京中回來，上門求娶就是了。」說罷，就在身邊解下那箇羊脂玉鬧粧，雙手遞與員外道：「奉此與令甥表信。」富員外千歡萬喜，接受在手。一同老姪去回覆景小姐道：「一言已定了。」員外就叫店中整起酒來，與聞舍人餞行。俊卿推却不得，喫得盡歡而罷。相別富員外，起身上路，少不得風餐水宿，夜住曉行。不一日到了京城，叫聞龍先去打聽魏杜兩家新進士的下處，問着了杜子中的寓所。元來那魏撰之已在部給假回去了。杜子中見說聞俊卿來到，不勝之喜，忙差長班接到下處，兩人相見，寒慍已畢。俊卿道：「小弟專爲老父之事，前別時時承兩兄分付。」

人京圖便切切在心。後聞兩兄高發，爲此不辭跋涉，特來相托，不想魏撰之已歸，幸得吾兄尚在京師，小弟不致失望了。杜子中道：「仁兄先將老伯被誣事款，做一個揭帖，逐一辨明，刊刻起來，在朝門外逢人就送，等公論明白了，然後小弟與箇相好的同年在兵部的條陳別事，帶上一段，就好到本籍去生發，出脫了俊卿道：「老父有箇木藁，可以上得否？」子中道：「而今重文輕武，老伯是按院題的，若武職官出各自辨，他們不容起來，反致激怒，弄壞了事，不如小弟方纔說的爲妙。仁兄不要輕率，俊卿道：「感謝指教。小弟是書生之見，還求仁兄做主行事。」子中道：「異姓兄弟原是自家身上的事，何勞可嚀。俊卿道：「撰之爲何回去了？」子中道：「撰之原與小弟同寓多時。」

他說有件心事要歸來與仁兄商量問其何事又不肯說小弟說仁兄見吾二人中了未必不進京來他說這是不可期的況且事體要在家裡做的必要先去所以告假而歸正不知仁兄却又到此可不兩相左了政問仁兄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俊卿明知是為婚姻之事却只做不知推說道連小弟也不曉得他為甚麼想來無非為家裡的事子中道小弟也想他沒甚麼為何恁地等不得兩箇說了一回子中分付治酒接風就叫聞家家家人安頓好了行李不必另尋寓所只在此間同寓這寓所起先原是兩人同住的今去了魏撰之房舍儘有就安下了聞俊卿主僕三人還綽綽有餘當下子中又分付打掃聞舍人的臥房就移出自己的榻來相對鋪

着說晚間可以聯床清話俊卿看見心裡有些突兀起來想道平日與他們同學不過是日間相與會文會酒並不看見我的臥起所以不得看破而今同臥一室之中便閃避不得露出馬脚來怎麼處却又沒箇說話可以推掉得兩處宿只是自己放着精細遮掩過去便了雖是如此說却是天下的事是真難假是假難真亦且終日相處這些細微舉動水火不使的所在那里遮掩得許多聞俊卿日間難是長安街上去送揭帖做着男人的勾當晚間宿歇之處有好些破綻現出在杜子中的眼裏子中是箇聰明人有甚不省得覺道有些詫異愈加留心偷覷越看越發蹊蹊這日俊卿出去忘鎖了拜匣子中偷揭開來一看多是些文翰柬帖內有一幅草

藁寫着道

成都綿竹縣信女聞氏焚香拜告關真君神前願保父聞
確冤情早白自身安穩還鄉竹箭之期開粧之約各得如
意謹疏

子中見了拍手道眼見得公案在此了我枉爲男子被他瞞
過了許多時今不怕他飛上天去只是後邊兩句解他不出
莫不許過了人家怎麼處心裡狂蕩不禁忽見俊卿回來子
中接入房中坐下看着俊卿只是笑俊卿疑怪將自己身子
上下前後看了又看問道小弟今日有何舉動差錯了仁兄
見哂之甚子中道笑你瞞得我好俊卿道小弟到此來做的
事不會瞞仁兄一些子中道瞞得多哩俊卿自想麼俊卿道

委實沒有子中道俊卿記得當初同齋時言語麼原說弟若
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必當娶兄可惜弟不能爲女誰知
兄果然是女却瞞了小弟不然娶兄多時了怎麼還說不瞞
俊卿見說着心病臉上通紅起來道誰是這般說子中袖中
摸出這紙疏頭來道這須是俊卿的親筆俊卿一時低頭無
語子中就挨過來坐在一處笑道一向只恨兩雄不能相配
今却天遂人願也俊卿急站起身來道行踪爲兄識破抵賴
不得了只有一件一向承兄過愛慕兄之心非不有之爭奈
姻事已屬于撰之不能再以身事兄望兄見諒子中愕然道
小弟與撰之同爲俊卿密友論起相與意氣還覺小弟勝他
一分俊卿何得厚于撰之薄于小弟况且撰之又不在此何

反舍近而求遠這是何說俊卿道仁兄有所不知仁兄可見
疏上竹箭之期的說話麼子中道正是不解俊卿道小弟因
爲與兩兄同學心中願卜所從那日向天暗禱箭到處先拾
得者卽爲夫婦後來這箭却在撰之處小弟詭說是家姊所
射撰之遂一心想慕把一箇玉闌粧爲定此時小弟雖不明
言心已許下了此天意有屬非小弟有厚薄也子中大笑道
若如此說俊卿宜爲我有無疑俊卿道怎麼說子中道前日
齋中之箭原是小弟拾得看見幹上有兩行細字以爲奇異
正在念誦撰之聽得纔走出來在小弟手裡接去觀看此時
偶然家中接小弟回去就把竹箭掉在撰之處不曾取得何
嘗是撰之拾取若論俊卿所卜天意一發正是小弟應占了
撰之他日可問須混賴不得俊卿道既是曾見箭上之字可
還記得否子中道雖然看時節倉卒無心也還記得矢不虛
發發必應弦八箇字小弟須是杜造不出俊卿見說得是真
心裏已自軟了說道果是如此乃天意了只是杜了魏撰之
望空想了許多時而今又趕將回去日後知道甚麼意思子
中道這箇說不得從來說先下手爲強况且元該是我的就
推了俊卿求歡道相好弟兄而今得同衾枕天上人間無此
樂矣俊卿推拒不得只得含羞走入幃帳之內一任子中所
爲有一首奮調山坡羊單道其事

這小秀才有些見怪樣走到羅帷忽現了本相本是箇鬘
宮裏折桂的郎君改換了章臺內司花的主將金蘭契只

覺得肉味馨香筆硯交果然是有筆如鎗皺眉頭忍着疼
受的是良朋針砭起胸懷揉着竅顯出那知心酣暢用一
番切切惻惻來也哎呀分明是遠方來樂意洋洋思量一
耀一耀是聯句的篇章慌忙爲雲爲雨還錯認了龍陽
事畢聞小姐整容而起歎道妾一生之事付之郎君妾願遂
矣只是哄了魏撰之如何回他忽然轉了一想將手牀上一
拍道有處法了杜子中倒喫一驚道這事有甚處法小姐道
好教郎君得知妾身前日行至成都客店內安歇了主人有
箇甥女窺見了妾身對他外公說了逼要相許是妾身想箇
計較將信物權定推道歸時完娶當時妾身意思道魏撰之
有了竹箭之約恐怕冷淡了郎君又見那箇女子才貌雙全

可爲君配故此留下這頭姻緣今妾既歸君他日回去魏撰
之題起所許之言就把這家的說合與他豈不兩全其美况
且當時只說是姐姐他心裏並不曾曉得是妾身自己也不
是哄他了子中驚訝道原來小姐在途中又有這般奇事今
若說合與撰之不惟見小姐在友誼上始終全美就是我與
小姐配合與撰之也無嫌矣還有一件要問途中認不出是
女容不必說了但小姐雖然男扮同兩個男僕行走好些不
便小姐笑道誰說同來的多是男人他兩個箇元是一對夫婦
一男一女打扮做一樣的所以途中好伏侍走動不必避嫌
也子中也笑道有其主必有其僕有才思的人做來多是奇
怪的事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詩拏出來與子中看子

中道世間也還有這般的女人，魏撰之得此也好意足了。小姐再與子中商量着父親之事，子中道：而今說是我丈人一發好措詞出力，我吏部有箇相知，先央他把做對頭的兵道調了地方，就好營爲了。小姐道：這箇最是要着郎君在心，則箇子中果然去央求吏部。數日之間，推陞上本，已把兵道改陞了廣西地方。子中來回覆小姐道：對頭改去，我今作速討箇差與你回去，救取岳丈了事。此間已是布置，撫按輕擬上，來無不停當。小姐愈加感激，轉增恩愛。子中討差解餉到山東地方，就便回籍。小姐仍舊扮做男人，一同聞龍夫妻，擊弓帶箭，照前粧束，騎馬傍着子中的官轎，家人原以舍人相呼，行了幾日，將過鄭州，曠野之中，一枝響箭擦着官轎射來，小

姐曉得有友人來了，分付轎上，你們只管前走，我在此對付他，真是忙家不會會家不忙。取出囊弓，扣上弦，搭上箭，只見百步之外，一騎馬飛也似跑來。小姐扯開弓，喝聲道：着那响馬，不會防備，早中了一箭，倒撞下馬，在地掙扎。小姐疾鞭坐馬，趕上了轎子，高聲道：賊人已了，當也放心前去。一路的人多稱贊小舍人好箭，箇箇忌憚。子中轎裡得意，自不必說。自此完了公事，平平穩穩到了家中。父親聞參將已因兵道陞去，保候在外。小姐進見，備說京中事體及杜子中營爲調去兵道之事，參將感激不勝，說道：如此大恩，何以爲報。小姐又把被他識破，已將身子嫁與共他，回歸的事，說出參將也自喜歡道：這也是郎才女貌，配得不枉了你，快改了粧，趁他今

日榮歸吉日我送你過門去罷小姐道粧還不好改得且等會過了魏撰之着泰將道正要對你說魏撰之自京中回來不知爲何只管叫人來打聽說我有箇女兒他要求聘我只說他曉得些風聲是來說你了及至問時又說是同窓舍人許他的因不知你的事我不好回得只是含糊說等你回家你而今要會他怎的小姐道其中有許多委曲一時說不及父親日後自明正說話間魏撰之來相拜元來魏撰之正爲前日婚姻事在心中放不下故此就回不想問着聞舍人又已往京叫人打聽舍人有箇姐姐的說話一發言三語四不得明白有的說泰將只有兩箇舍人一大一小並無女兒又有的說泰將有箇女兒就是那箇舍人弄得魏撰之滿肚疑

心胡猜亂想見說聞舍人已回所以丞丞來拜要問明白聞小姐照舊時家數接了進來寒溫已畢撰之急問道仁兄令姊之說如何小弟特爲此給假趕回小姐道包管兄有一位好夫人便了撰之道小弟叫人宅上打聽其言不一句也小姐道兄不必疑玉鬧粧已在一箇人處待小弟再畧謂停准備迎娶便了撰之道依兄這等說不像是令姐了小姐道杜子中盡知端的兄去問他就明白了撰之道兄何不就明說又要小弟去問他人小姐道中多委曲小弟不好說得非子中不能詳言說得魏撰之愈加疑心他正要去拜杜子中就急忙起身來到杜子中家裏不及說別話忙問聞俊卿所言之事杜子中把京中同寓識破了他是女身已成夫婦的始

末根絲說了一遍魏撰之驚得木呆道前日也有人如此說
我却不信誰曉得聞俊卿果是女身這分明是我的姻緣平
白錯過了子中道怎見得是兄的撰之述當初拾箭時節就
把玉開粧爲定的說話子中道箭本小弟所拾原係他向天
暗卜的只是小弟當時不知其故不曾與兄取得此箭今仍
歸小弟原是天意兄前日只認是他令姊原未嘗屬意他自
身這箇不必追悔兄只管開粧之約不脫空罷了撰之道符
已去矣怎麼還說不脫空難道當真還有箇阿姊子中又把
聞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說了一遍道其女才貌非常那
日一時難推就把兄的開粧權定在彼而今想起來這其間
就有箇定數了豈不是兄的姻緣麼撰之道怪不得聞俊卿

道白已不好說元來有許多委曲只是一件雖是聞俊卿口
定下在彼他家又不曾曉得明白小弟難以自媒何由得成
子中道小弟與聞氏雖已成夫婦還未曾見過岳翁打點就
是今日迎娶少不得還借重一箇媒妁而今就煩兄與小弟
做一做小弟成禮之後代相恭敬也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
是了撰之大笑道當得當得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夢中又
被兄占了頭籌而今不使小弟脫空也還算是好了既是這
等小弟先到聞宅去道意見可隨後就來魏撰之易了冠帶
竟到聞家此時聞小姐已改了女粧不來相接止聞叅將出
迎到堂中坐下魏撰之述了杜子中之言聞叅將道小女嬌
癡慕學得承高賢不棄今幸結此良緣蒹葭倚玉惶恐惶恐

聞叅將已打點本日送女兒過門成親諸色整備停當門上報說杜爺來迎親了鼓樂喧天杜子中烏紗帽大紅袍四人轎擡至門首下轎步入真是少年郎君人人稱羨走到堂中站了位次拜見了聞叅將請出小姐來又一同行禮謝了魏撰之啓轎而行迎至家中拜告天地見了祠堂杜子中與聞小姐正是新親舊朋友喜喜歡歡一樁事完了只有魏撰之有些眼熱心裏道一樣的同窓朋友偏是他兩箇成雙平時杜子中分外相愛常恨不將男作女好做夫婦誰知今日竟遂其志也是一段奇話只所許我的事未知果是如何次日不知新婦幾時就到子中家裏賀喜隨問其事子中道昨晚弟婦就和小弟開言的計較今日專爲此要同到成都去弟婦誓欲以此報兄至其

口信必得佳音方來回報撰之道多感厚情一樣的同窓也該記念着我的冷靜但未知其人果是如何子中走進去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韻之詩與撰之看了撰之道果得此女小弟便可以不妬兄矣子中道弟婦贊之不容口大略不負所舉撰之道這件事做成真愈出愈奇了小弟在家顛望但大笑而別杜子中把這些說話與聞小姐說了聞小姐道他盼望久矣也怪他不得只索作急成都去周全這事小姐仍舊帶了聞龍夫妻跟隨同杜子中到成都來認着前日飯店寓下了杜子中叫聞龍拿了帖徑去拜富員外員外見說是新進士來拜不知是甚麼緣故喚了一驚慌忙迎接進去坐下問道不知爲何大人貴足賜臨賤地子中道學生在此經過

聞知有位景小姐是老丈令甥才爲出眾有一做友也叨過
甲第了欲求爲夫人故此特來奉訪員外道老漢是有箇甥
女他自要擇配前日看上了一箇進京去的聞舍人已納下
聘物大人見教遲了子中道那聞舍人也是做友學生已知
他另有所就不來娶令甥了所以敢來作伐員外道聞舍人
也是讀書君子既已留下信物兩心相許怎悞得人家兒女
舍甥女也畢竟要等他的回信子中將出前日景小姐的詩
箋來道老丈試看此紙不是令甥寫與聞舍人的麼因爲聞
舍人無意來娶了故把與學生做執照來爲做友求令甥卽
此是聞舍人的回信了員外接過來看認得是甥女之筆沉
吟道前日聞舍人也曾說道聘過了不信其言通他應承的

元來當真有這話老漢且與甥女商量一商量來回覆大人
員外別了進去了一會出來道過問甥女見說甚是不快他
也說得是就是聞舍人果然負心是必等他親見一面還了
他王鬧粧以爲訣別方可別議姻親子中笑道不敢欺老丈
說那王鬧粧也卽是做友魏撰之的聘物非是聞舍人的聞
舍人因爲自己已有姻親不好回得乃爲做友轉定下了是
當日埋伏機關非今日無因至前也員外道大人雖如此說
男女豈肯心伏必得聞舍人自來說明方好處分子中道聞
舍人不能復來有拙荆在此可以一會令甥等他與令甥說
這些備細令甥必當見信員外道既尊夫人在此正好與舍
甥面會一會有言可以盡吐省得傳消息就叫前日老姥

來接取杜夫人老姥一見聞小姐舉止形容有些面善只是
改粧過了一時想不出一路相着只管遲疑接過間壁裏邊
景小姐出來相迎各叫了萬福聞小姐對景小姐笑道認得
聞舍人否景小姐見模樣廝像還只道或是舍人的姊妹答
道夫人與聞舍人何親聞小姐道小姐恁等識人難道這樣
眼鈍前日到此過蒙見愛的舍人卽妾身是也景小姐喫了
一驚仔細一認果然一毫不差連老姥也在旁拍手道是呀
是呀我方纔道面龐熟得緊那知就是前日的舍人景小姐
道請問夫人前日爲何這般打扮聞小姐道老父有難進京
辨冤故喬粧作男以便行路所以前日過蒙見愛再三不肯
應承者正爲此也後來見難推却又不敢實說真情所以代

友人納聘以待後來說明今納聘之人已登黃甲年紀也與
小姐相當故此愚夫婦特來奉求與小姐了此二段姻親報
答前日厚情耳景小姐見說半晌做聲不得老姥在旁道多
謝夫人美意只是那位老爺姓甚名誰夫人如何也叫他是
友人聞小姐道幼年時節曾共學堂後來同在庠中與我家
相公三人年貌多相似是異姓骨肉知他未有親事所以前
日就有心替他結下了這人姓魏好一表人物就是我相公
同年也不辱沒了小姐小姐一去也西、豎、的、就做夫人了景小姐聽
了這一篇說話曉得是少年進士有甚麼不喜歡叫老姥陪
住了聞小姐背地去把這些說話備細告訴員外員外見說
是箇進士豈有不攬掇之理直箇是一讓一箇肯回覆了聞

今古奇觀 卷三十四
小姐轉說與杜子中一言已定富員外設起酒來謝媒外邊
款待杜子中內裡景小姐作主款待杜夫人兩箇小姐說得
甚是投機盡歡而散約定了回來先教魏撰之納幣揀箇吉
日迎娶回家花燭之久見了模樣如獲天人因說起聞小姐
鬧粧納聘之事撰之道那聘物元是我的景小姐問如何却
在他手裡魏撰之又把先時竹箭題字杜子中拾得掉在他
手裏認做另有箇姐姐故把玉鬧粧為聘的根由說了一遍
一齊笑道彼此夙緣顛顛倒倒皆非偶然也明日魏撰之取
出竹箭來與景小姐看小姐道如今只該還他似有垂意了撰之就提
筆寫一柬與子中夫妻道

既歸玉環返卿竹箭兩段如緣各從其便一笑一笑

寫罷將竹箭封了一同送去杜子中收了與聞小姐拆開來
看方見八字之下又有蜚娥記三字問道蜚娥怎麼解聞小
姐道此妾閨中之名也子中道魏撰之錯認了令姊就是此
二字了若小生當時曾見此二字這箭如何肯便與他聞小
姐道他若沒有這箭起這些因頭那里又絆得景家這頭親
事來子中點頭道是也戲題一柬答道

環為舊物箭亦歸宗兩俱錯認各不落空一笑一笑

從此兩家往來如同親兄弟姊妹一般兩箇甲科合力與聞
叅將辨白前事世間情面那里有不讓縉紳的逐件贖罪得
以開釋只處得他革任回衛聞叅將也不以為意了後邊杜
魏兩人俱為顯宦聞景二小姐各生子女又結了婚姻世交

不絕這是蜀多才女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話若論卓文君
成都當鑪黃崇椒相府掌記却又平平了詩曰

世上誇稱女丈夫

不聞巾幗竟爲儒

朝廷若也開科取

殊必無人待賈沽

